

罗公染：感知艺术



罗公染

1972年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硕士学位。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家画院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现任职于人民政协报社。



▲ 罗公染画《秋满枝头》2018年

有一段时间我对“禅与文学”一类的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读书受益良多。钱锺书先生说过：“了悟之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我私自续上一句“画必形诸于笔墨”。

虽然对艺术家而言，艺术创作是通过塑造形象而反映出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不论是读书所悟出的“道理”，还是直接从实践中汲取的“营养”，只要能增长学识有助思维，就是真道理好营养，就有助于艺术家打开创作思路，提高创作水平。

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融入自然的艺术创作，不仅需要用眼睛观察，而且还需要用从学习中积累的广博的智慧和诚恳的内心去感受生活、感知自然、体验天然的幽静和生命的恬美。

我对艺术有着一种理想化的热衷，一直苦苦追求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语言中找到一种表现自我和讴歌自然生息的美好的对应关系。

我的家乡是个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家乡给我的创伤很多，但在内心深处，

我在生活的困苦和孤独中慢慢站起来，被知识充盈了的内心又扬起了希望的风帆。对自己说：将自己的每一份喜悦与苦恼，都同家乡的山山水水联系起来。亲和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领略艺术的真谛，领会生命的价值。

我始终相信，在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后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生命才会抵达轻盈、秀美的高处。我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和情愫奉献给艺术，用质朴的感情，用智慧的心灵去感知艺术，亲和自然，塑造一个新的自己。

这段生命的过程是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的。正因为有这么一段记忆深刻的生命历程，加上我所受的教育局限和在家乡时期的生活经历，内心曾生成反叛的想法，只在冥冥之中隐约觉得自己对艺术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经历多日后，每次回到家乡，在那里，我却能美美地入梦。静下来，回过头细细体悟，人的渴望本来就十分简单，无非是为了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和找寻无明中的自我。读书渐多之后，我将以前遵从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信念慢慢向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转化。

从六祖慧能的偈语中我懂得了亲和生命本源是纯洁生命的一种体验，我喜欢佛家那种朴实洗练、澹然凝重的思想，以及清新透明、朴实无华的生活。我庆幸自己，历经了长时间的迷茫和困惑后，有幸选择了求索学识的道路并能够重新确定了追求方向。学习的过程，知识慢慢地沉淀了我的浮躁，给了我为人处世的平静心性，为我重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于是，我学会了放下，并在放下许多思想上的负赘之后，逐渐体味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那微妙而和谐的关系。我抛开伤痛，在内心深处给自己整合出了一片恬静安然的天地。

于是，我欣喜地看到，我曾经破碎的艺术梦想，正在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慢慢粘合，

集 评

范迪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罗公染对中国山水画在悠久的传统和完整的当代这种格局面前，如何能找到自己新的感受，一直有思考。他希望能够把山水的笔墨形态，特别是丘壑的结构，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以及画面的章法、布局，包括用墨、用彩等方面创新结合起来。当代的艺术如此繁荣，每一位艺术家如果能够在

一两方面有创新和推进，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完善和成熟，对同仁也有很大的启发。

公染能够实实在在地朝向自己的探索，把绘画和书法结合起来，把工作和艺术探索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境界，这样一种情怀，既让我们感到高兴，也让我们感到需要经常用新的眼光看待公染。

吴为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

一个沉浸于大自然、游历登攀于大山大水的人身体一定健壮。一个热爱艺术，长期在文化艺术的山山水水中遨游的人，他的气象一定不凡。所谓山山水水，是指文化与文化人。文化是水，寻源而求道，则绵长而富于活力。山是指人，是那些以自己的人格和艺术而成就的文化大家。

罗公染对文化艺术满怀敬畏与崇拜，并以诚与真精研传统，临习经典。在古代沉淀下来的名作中与古贤暗通息。这为其作品中

的文化品质、品格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公染热心于美术交流的组织工作，推动国际间的文化对话。因此，他以尊崇之心与当代艺术大家交游，倾心倾情。近朱者赤，这种熏染与身教，使公染日进有功。这是充满活性的学、识、养、品、格的来源。观公染作品，真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片文心。其境心存高远，水墨融融，温厚而滋润。其象大矣，可知未来之路当无限阔宏。

唐勇力：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罗公染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热爱水墨艺术并不断追求文化深度的人，是以自己人格精神、艺术精神而不懈努力创造特色风格的优秀画家。

当代，在喧嚣与浮躁的无情吞噬下，在“物欲横流”的商业背景下，公染能静下心来思考、静下心来创

作，能静观体悟直探本心，不仅取得了精神上的清洁与平衡，同时也作为作品充满了一种活力充实了必要的学养。公染常常是在借助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抒发一种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美好向往，所以，观公染中国画作品，境界高远，悦目清心，真切自然。

王岳川：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大学教授

罗公染的山水画个性很强，强调“天然去雕饰”，注重自然浑成的天然境界，反对过分的人为雕琢雕饰，这是他的书画美学追求——用色大胆，每一笔之间大多不做太多的皴擦，而是不同色阶的互补性拼接；这种大胆色彩观呈现出通过还原山水面貌透视出画家精神世界，体现的是其纯净的自然之心的美学追求。在浮躁的时代，能有这样的艺术清醒实属难能可贵。

罗公染的书法很潇洒，他的书法与他的山水画一样自然清新，因为他似乎努力在自然中寻找民族文化的精神命脉的最为幽微之处，用线条笔墨呈现出民族的文化张力，这样，他在书法绘画形态中努力传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罗公染的作品，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是用心灵在创作，都尽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自然山水深层问题，进而体现出一种艺术中的文化精神。

首届“中国（渝北）书法论坛”入选论文选刊

碑学原初概念发生论——以傅山为个案研究（下）

□ 刘耀栋

三、傅山对篆隶书味的取鉴

傅山在对金石学尤其是篆隶碑版的探访和考证中，是不可能不会影响到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创作的，他也留下过很多篆隶的作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傅山那里，更多的是对汉隶的偏爱，而且这种偏爱还成为他的家学。他曾说：“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顾晋书，真足唾弃。”这种对汉隶的偏爱并不是傅山所特有的，而

是傅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共同偏爱，所以白谦慎先生才会说“虽然傅山强调篆书在对书法创造方面的重要性，但大部分的清初书家，包括傅山本人，对隶书的兴趣似乎比篆书来得高”。

傅山在晚年极力宣传篆隶在书法中的作用，他也通过自己的书法实践来证明篆隶在楷书中的重要性的，以致牵强古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他说“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他还把楷书有无篆隶之气作为评价作品妙俗的标准，“楷书不知篆隶

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甚至是把这种标准看作是学习书法的首要条件：“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正是傅山对篆隶书法的宣传，使得清初书坛出现了新的面貌，甚至是出现了以推崇篆隶、取法篆隶为倾向的早期碑学运动。“傅山等书法家对汉隶的钟爱，推崇汉隶胜于唐隶，标志着书法品味在清初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随着新的艺术品味的倡导和宣扬，人们开始用新的目光来审视隶书，新的艺术标准也开始逐步建立。”白先生在此分析得很透彻，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一大批书法者（指传统帖学者，此时还未有碑学概念）开始反思书法的源流，开始尝试探索一条挽救帖学衰微的道路。傅山无疑是这一探索之路上的先导者，他的书学核心思想正是从篆隶中得来的，我们读他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法美学思想，总是能够感受到一股浓郁的“丑拙古朴”的篆隶味道。

周睿先生指出：“当时（清初）的学者和书家，即便是以帖学名世的，对于多种多样的碑派书法资源基本上都能以一种积极开

放的态度接纳和推崇，从而迎来了碑派书法的繁荣和碑帖结合不断创新的新局面。”傅山正是站在这种历史的高度中，而去对篆隶书法追捧取鉴的，所以可以称傅山是这种连接帖学和碑学之间的一个纽带和桥梁。

结语

傅山作为明末清初文人的杰出代表，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对同时代和他之后的时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贡献最大之处正是提倡篆隶书法在传统帖学书法中的作用，这也被视为是碑学思想的原初概念，并且也可以称为碑学运动的一个导

火线。我们通过傅山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清初碑学最先是依托金石学发生在融入帖学中去拯救帖学逐渐衰微而存在的一种探索途径。

但是由于这种融入宣传的扩张，再加之后来碑学运动者的疯狂追捧，使得清初以篆隶为上的碑学思想，逐渐演变为推崇北碑，再到独尊魏碑的狭隘弄堂，由此也就成就了清代书学上赫赫有名的碑学运动，傅山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冠以“碑学先声”的称号，傅山所推崇的篆隶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碑学的原初概念。



▲ 傅山《草书七言诗》轴
注释：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何人书破蒲葵扇，记着南塘移树时。傅山书。